

Pondering of Marie Orensanz

Pondering of Marie Orensanz

玛丽·奥雷森的冥思

●陈安健 Chen Anjian

面对玛丽·奥雷森 (Marie Orensanz) 的作品, 一个人似乎很容易就进入了一种冥思的状态, 大概因为她的作品形式简单, 比如《大地的脉络》无论是作品的表面还是其内在的隐喻都可以称得上是纯粹: 白色的干净的大理石, 被打磨成几何形状的雕塑形块, 有意留下没有仔细打磨的、自然状态下的粗糙断面, 白色的晶莹剔透的大理石上, 有一些看似随意, 实际上却煞费了一番苦心的蓝色和墨色交织的线条, 纤细而小心, 却又不乏率直和决断, 像钢笔的笔触, 有一点硬朗, 有一点刻意; 像刚柔相济的野草, 其形态流露出间或自然的、间或人为的意象。形式越简单, 想象的空间也越大。这一叶脉络就像一张艺术家伸到批评家眼前的手掌, 于是, 一切有限的线条和符号, 仅有的一两种材质和形式就会让我们冥思苦想, 产生预测和洞悉的欲望, 也就是批评的欲望。

法裔阿根廷籍艺术家玛丽·奥雷森在开始艺术生涯之前, 曾经有过一段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经历, 这段经历使她凛然全身心地投入于艺术之中。她先在埃米尼澳·培特鲁提 (Emilio Pettoruti) 的工作室里学习了五年, 那里是典型的阿根廷艺术学校模式的教育, 注重分析和抽象, 注重技巧和精确, 体现的是工匠似的审美价值观, 不过, 却使她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技巧给予表达以自由。同时, 她还学习了一些戏剧方面的课程, 尤其是戏剧对于社会层面的关

注, 这一点对她后来的创作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的道德与良知, 将自己投身于这个世界之中, 是她创作的最为基本的驱动力。这时, 玛丽·奥雷森开始了她的表达方式: 摒弃图景, 只描绘事物最基本的、独特的、深藏不露的层面, 即事物的内在本质。上个世纪60年代初, 她开始对一种新的空间整合关系产生兴趣: 抽象的立体形态, 其形态的形式感接近极少主义式的单纯和简洁。这一倾向是她从架上走向架下的决定性因素。

克利斯蒂娜·弗雷诺特 (Christine Frerot) 在回顾艺术家的创作生涯和艺术风格时,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认为玛丽·奥雷森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点: 一个可以转动的观念之轴, 这个轴象征着思想与物质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就是艺术家的根本追问所在, 在这里, 追问的思考与现实产生冲突, 使艺术家逐渐表现出对当代社会的底层人群的关怀。1969年夏, 一件意外的事件使她的艺术产生了变化, 促使她去发现她一直在努力通过物质来表达的“内在思想”的力量。在阿根廷北部城市圣大菲附近的一个叫拉嘎拉瑞塔 (La Galarreta) 的村庄, 她目睹了一场工人集会, 抗议在该村取消铁路运输。这个集会使她决定把抗议者的抗议书呈现在她的下一个展览上, 抗议书的大标题是: “拉嘎拉瑞塔村庄将为自己唯一的工作机会而战斗到底。”她用这一标题创作了一些海报, 张贴在几面展墙上, 这是她第一次感觉到文本的意义, 并将这种意义通过在画廊展览的行为转达

出来。阿根廷审查官员意识到了艺术家展览行为的双重意义, 关闭了展览, 结果, 展览只进行了一天。但是, 这一事件却促使艺术家认识到, 即使在一个艺术空间里, 在一个只为反思而设立的空间里, 这个空间也不是中立的, 这个空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力量。这一实验之后, 克利斯蒂娜·弗雷诺特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 她下意识地开始关注着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也曾一度重返架上, 创作了一系列思考社会混乱的现实问题的作品。70年代初, 她在意大利逗留了三年, 更坚定了走向架下的决心。在盛产白色带蓝纹的大理石的卡拉拉城, 她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她不再是把大理石从采矿场的自然状态中采挖出来, 而是凭着运气, 去发现收集一些碎石, 没有任何人工开采痕迹的碎石片, 一些带有裂纹的、年代久远的石块, 这些碎片让她着迷, 她在不完美和瑕疵中找到了美。同时, 她对于碎片的思考也越来越清晰。艺术家认为, 人也像这些散落的碎石片, 只是历史中的一块块碎片, 或者一个个片断, 一个人与他人, 或与另外的事物的相遇, 都是一种过去经历以及对将来的期待所交织出来的当下时刻, 这一时刻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但这一时刻只是一个片断, 是不完整的。她的这一思想是从对于社会现实的关注, 对于生活在底层的人的关注转而进入到对于人的思考。由此, 她发展了一种被称为“片断主义”的理论, 并经常对这一理论

进行艺术实践。她这样定义“片断主义”: 片断主义旨在寻求将部分整合起来, 经多次解读之后, 成为一件穿越时空的没有完成、不受制约的客体, 而片断主义的关键词就是不完整性。艺术家认为, 我们都是过去和将来时空中的一个个片断, 这些片断存在的意义在于其与其他者的关联, 也就是这些片断与其他片断所产生的关系和联系, 这种关系和联系也只是一个个的片断, 永远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结果, 永远都不可能是完成的状态, 这样, 她的创作也就永远处于创作阶段, 永远都只是一件未完成品, 由此, 她创作的兴趣便是与观看作品的人建立对话的关系, 只有这种时刻, 象征的多义性才发挥其功能。在装置作品“想、能够、使世界转动” (2002) 中, 艺术家利用电影放映机与白色的大理石来表达自己关于“碎片”或者“片断”的思想。白色因其中性色彩以及其多变的性质, 实际上, 在光线下, 白色比其他任何色彩都变幻不定。当然, 白色的选择, 白色的大理石, 白色的画布, 还不是纯粹出于审美的考虑, 还同时考虑到其观念所包含的意图, “碎裂”、“不完整”才是她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意义, 艺术家先选择白色, 后来是黑色, 使她能够表达她的关于时空的局限与转换, 艺术与人在时空中的片断性和片段时空的唯一性的思想。在艺术家看来, 白色和黑色两种色彩, 易于构建敏感的隐喻关系, 它像日夜一样, 永远地轮回往复,

但永远都不可能重叠或雷同, 构成时空中每一个独特的片断。手工纺织用的卷线杆的轮子一直在转动着, 灯光把纺织机的影像投射到屏幕上, 在白色的背景上呈现出黑色的电影机的映像: 白色、黑色、纺织机、纺织机的卷线圆盘, 以及在黑色的纺织机的背景中隐藏的不易察觉的白色的不完整的句子或者短语, 构成艺术家思想的多重意义, 同时也成为艺术家片断主义的一个个重要符号。

玛丽·奥雷森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 在每一种材质、技巧和形式的研究中都浸润着这一观念。她说, 为了找到事物中的本质, 即思想, 就应该超越事物, 而不是局限于其中。然而, 她的这一追求无疑是艰难的, 因为, 事物、思想、空间以及意义都是紧密相连的, 相互之间不可分离。从具有形式感的物质到其形式功能已经被颠覆的物质, 艺术家的作品正在通往一条“思想的建构”之路, 而且, “建构”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是无法完成的, 是一种进行时, 是局部和个体得以整合的过程, 这一过程只有在过程之中才具有意义, 正如她的片断理论一样, 建构的永远是片断, 或者片断中的片断。不过, 对于一个艺术家, 她的思想的建构并非纯粹建立在哲学意义或者社会学意义之上, 而更主要地建立在美学的意义之上。因为, 不管怎么说, 她创造的首先是艺术,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理论建构。因此, 她采取的建构方式不是在进行纯理性的科学思辨, 表现在作品的创作方法上则不

是在做“加法”, 而是在做“减法”, 是抽取和提炼。只有当作品进入他人关注的目光中, 才产生建构与阐释, 这一过程发生在作品与观者碰撞的那一时刻。所以, 在这之前, 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 艺术家一直处于冥想的状态, 在这一状态下, 艺术家通过物质寻求到“沟通”与“交流”。

不断实验新的材料对于玛丽·奥雷森不仅是艺术审美的直接需要, 也是刺激新的思想的必然方式。除了大理石上, 她间或在纸板上画素描、绘画, 在画布上用混合材料塑造立体效果, 比如, 《生命之叶》中, 她把事先浸泡过丙酮的画布塑造出一定的立体形态, 再裁剪出一定的形状, 等其风干变硬之后, 再对其进行打磨, 最后, 画上黑色, 因为一切都是在工作室里进行的, 进展缓慢, 而这样正好让艺术家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思想, 并将自己思想的力量转换到正在进行的作品之中。现在, 她正在把不同的材料和物质凑合在一起, 她的兴趣仍然在于发现激发思想的艺术实践, 并通过恰当的审美的方式转换这一思想, 而关于“片断”的思想只不过是她冥思其中而擦出的一点火花而已。